

南華真經注

三





天地

以道均化

南華真經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郭象注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

治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无心

者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无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

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无為者自然之君非

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元為位上有為位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无為也則天下各以其无為應之

故通於

循道無為

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

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

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辭之相包故一身和

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

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神

服

一无為而羣理都舉

天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有心則累其目然故

當剖而去之

无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无為言

歲張本作沉

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其性

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

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无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

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

乎其事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无不容也

沛乎其為萬物

逝也

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

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况貨財乎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

也遠

不樂壽不衰天

所謂縣解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天於

體道任化
湯良由反方
蕭反

智中况窮
通之間哉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
萬物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
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
則默

而止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蛻然无
所在也

夫子曰夫

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无以鳴聲由
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
道者物感

而後
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
无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

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於事也

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

本立而
知不逆

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
而後彌廣

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
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役心失真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

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无心而應之貌動出无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

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

也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

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无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騁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使離朱

喫口懈反
詬口巨反

視聽喪道

被披

坂五急反

數相

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喫明詬

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

罔乃可以得之乎

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堯之師曰

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

缺可以配天乎

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欲因其師

以要而使之

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

坂危也

齧缺之

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

踐之屢傷於民也而又乃以人受天

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彼審

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

言絃戶隔反又
公才反

甚矣。故曰：无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

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

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

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絃

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方

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

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也可

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者所以迹也治

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

聖人不惑
祝之文反又
州六反

之迹以
禍之

南面之賊也

田恒非能殺君乃
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

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

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物皆得所
而志定也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寄之天下
故無事也

夫聖人

明君不愧

鶉居

无意而期安也

而穀食

仰物而足

鳥行而无彰

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猖狂忘行而自蹈大方也

天下无

道則脩德就間

雖湯武之事者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无為而无不為者非不間也

千歲

厭世去而上僊

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

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

氣之散无不之

三患莫至身常

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

佞於執反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佞佞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无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无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禘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无，无有，无有名。

无有故
无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

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无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无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无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

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

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

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性脩

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同乃虛虛乃大

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合喙鳴

无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鳴

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无心而自動

其合緝緝若愚若

昏

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

志形幾道
放甫往反

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

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辯者有言曰離

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无心无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言有形者

善變不能與无形无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發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

不尚賢
勉免

有恒特自然而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有治在人

不在乎主自用

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忘已之人

是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問

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

怒辭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軼
轍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无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

覲 詩逆反

汙 武剛反

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跋自多以

附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蔣問菟覲覲然驚

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

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

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

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无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若然

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溟滓甚貴

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

抱撲矯俗

楮苦骨反

張本有機字

數

双所角反又
沃音逸
或作
湯
為
張本
作

也不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甬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瞞 武版反

墮 許規反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
 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
 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
 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
 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无庶幾之道。而身之不
 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
 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